

清渔乐图长卷(局部)

在古画 中品味古人心事

文 | 徐晗溪

经历了五载春秋，海南省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于不久前落下了帷幕，共普查可移动文物数量108856件，收藏于全省6个行业系统的51家文物收藏单位，其中有书画2002件。一叶扁舟，山水隐于一片白茫茫间，鸟绝，鱼沉，人无，远远看去，只有一点，清旷孤绝，既像柳宗元的《江雪》，又如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在一些古画爱好者看来，绘画的魅力不在于技艺，而在于从中读到生命走过的印记。

磨墨添香，铺纸洗笔，这些略显庄严的仪式感体现了古人对书画艺术的虔诚恭敬之心。作为现代人，我们应怎样欣赏古画之美呢？古人的这些笔墨中又隐匿了怎样的心事呢？

古画之美 美在荒寒之境

古画是指古代的绘画作品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艺术的瑰宝。从美术史的角度讲，1840年以前的国画，我们都统称为古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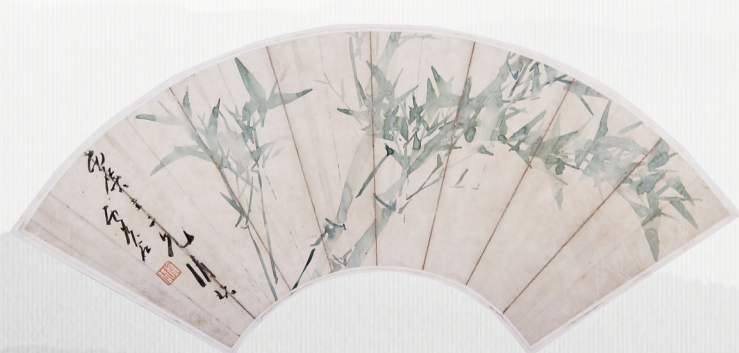
元代的《寒柯双鸟图》现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，但见天气阴沉，地下萑草倚靡，古木寒林的萧瑟环境中，两只惆怅的雉鸟畏缩在古木上。画家林先动认为，这幅画体现了中国绘画视觉审美的最高境界——荒寒之境。

古画中的荒寒画境，于冷寂中体现出活泼的生命，用禅宗的话说，看似“死搭搭地”，却是“活泼泼地”。比如在这幅画中，鸟的外轮廓很美，枯树以干笔为主，树干画完后，用干笔点苔，和上面的枯树形成对比，就生动多了。“点苔、湿墨用得比较多，这样就增加了块面感，与鸟的块面感形成呼应。”文物鉴定人员韩惠娟说。

“在荒寒中追求生机，在生机中更见荒寒，生机是希望，荒寒是寂然，其中所包含的微妙情怀，正是古画荒寒之境最值得重视的内涵之一。”在林先动看来，古画的荒寒寂历通过枯拙生冷的境界创造，着意于无生意处，颠覆生意的美学追求，到花开花落背后去谛听落花的声音，在长河无波的宁静中感受意绪的奔放。

“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蕴含的境界往往折射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，与儒释道的精神一脉相承。”海南学者戴文认为，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美学观属于“看世界活”，而受道禅哲学影响的画家，并不着意于形式本身追求活意，而是放弃我执，放下对物质形式的执着，让万物自在呈现。

比如深受道禅哲学影响的倪瓒、陈洪绶、八大山人等画家的绘画不是“看世界活”，而是“让世界活”：不是画出一个活的世界，那是物质的，而是通过寂寥境界的创造，荡去遮蔽，让世界自在活泼——虽然没有活泼的物质形式，却彰显了世界的本原的真实，所以它是活的。



清代虚谷色绿竹扇面

古画之美 美在有生命的笔墨

关于绘画，《习苦斋画絮》记有一则有关东坡的趣闻：东坡在试院以朱笔画竹，见者诧异，“世岂有朱竹耶？”东坡反问，“世岂有墨竹耶？”

梅兰竹菊是花中四君子，也是古代文人喜欢用诗书画描摹的对象，现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清代虚谷的《色绿竹扇面》具有鲜明的个性，画面中文字用笔简逸，流利秀雅，竹子则给人空灵、冷隽、瘦削的感觉，令人过目不忘，尤其是画面中流露出超凡脱俗、空灵稚拙、清逸冷逸的意境之美，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，让人的心灵为之澄澈起来，得到一种陶冶，使人心旷神怡。

东坡的反问，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惊天一问，所突显的便是古画中所描绘的事物像不像的问题。戴文认为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明代《圉人洗马图》也能略窥东坡的反问。此图中一古装圈童在引马入池，用笔疏松简放，干笔略皴马体，但马驱过于简化。

他说，同为画马，这幅画的马就与清代外籍宫廷画家郎世宁、中国现代画家徐悲鸿的画法很不一样，他们笔下的骏马栩栩如生，而这幅画以意笔画马，极善抓住动态和神情，这也从侧面说明，中国古代绘画并不注重像不像的问题，比起写实，更看重写意，用笔墨讲述自己一时的心境。

诚如曹操在《步出夏门行·龟虽寿》所言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戴文从这匹马的眼神中读出落寞与诗意，他说，这是一种拟人的画法，画家画的不是马，而是自己，只是借由马来表达自己某种失意，使人联想到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的感慨，在这里，画中的形式只是一种表达人情意世界的媒介。

在中国哲学“言无言”“不立文字”的整体哲学背景之下，如何建立一种超越于形式本身的语言，成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关键。林先动认为，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重要特点，就是将笔墨、丘壑（指古画中的具象因素）、气象三者融为一体。也正因此，中国古代大家之作才会有超越形式的思考，画中的笔墨不仅仅是技法的笔墨，更是作为绘画生命整体的笔墨。

墨分五色，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，有浓、淡、干、湿、黑之分，也有加“白”，合称“六彩”的。中国人对黑白世界很入迷，就像围棋的黑白世界中，蕴藏着无尽的奥秘。戴文认为，古画中的笔墨不在于画得多少，就像倪瓒的画以简著称，往往几片石，几棵树，一湾若隐若现的水，就构成一幅绝佳佳作。

“以一木一石求云林，几失云林。”明末清初的画家恽南田认为，笔下锦绣在于心有丘壑，只求形似反而南辕北辙。这与王家儒的看法不谋而合，他指出谈笔墨必然强调笔墨体现出的精神境界，谈意境必然从富有创造力的笔墨里才能达到，谈精神一定谈到人的精神品格、修养、境界，从任一角度都可以欣赏古画，但一定要辩证的把它们关联起来，否则是无源之水。

古画之美 美在“扁舟一叶五湖游”

古画笔墨的背后，是画家所创造的一片心灵氛围，表现的是他关于世界的理解，他的人生体验，他的独特的宇宙意识和历史感。就像现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清代《渔乐图》，画中描绘湖山相接，渔舟停泊的港湾景象，人物、景物描绘生动、优雅，表现出画家对安居乐业的恬静生活的向往。

渔父，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的永恒话题。楚辞和《庄子》都有《渔父》篇。楚辞《渔父》中的屈原洁身自好，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；渔父却认为，君子不应凝滞于物，应与世推移，任运而行。庄子杂篇中的《渔父》，则是庄子思想的化身，提倡顺化一切，通过孔子与渔父的对话，讽刺儒家欲以仁义来教化天下的人世观。

戴文认为，在这两段的对话中，渔父俨然成了运化自然思想的代言人，其后，渔父几乎成了“渔隐”的代表。“‘元四家’之一的吴镇创作过大量渔父图和渔父词，他继承了张志和、荆浩等开创的渔父艺术的传统，将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。”

许多人在介绍吴镇的时候，都喜欢称他生平好道禅与易学，绘画多哲思。据说他会算命，晓机微，说他晚年以此为生，生前还为自己预建墓地，并命名为梅花和尚墓，兵荒马乱时，诸墓被伐，唯此和尚墓幸免。

恰恰是这一智者要扁舟一叶五湖游，他要浩浩荡荡一浮鸥，在辽阔的天际自由翱翔。

王家儒认为，中国画精神气度里面最讲究的就是格调，而格调又常常与人的品格绑在一起，故中国画理论中特别强调人品、品格，将“逸”品定为最高品质。

这是一种自有情怀，不同于隐逸山林，渔民的生活常常伴随着凶险，所以渔父的隐逸不是失意的逃避，而是性灵自由的人生选择——我是自己生命的掌舵者，驾着自己的人生航船，走向自己愿意去的地方。



十八罗汉图

古画中的“文人画”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本次文物普查的书画作品中有不少文人画，如《寒柯双鸟图》《圉人洗马图》《渔乐图》等画作，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艺术审美与文化趣味。那么什么是文人画？我们应如何欣赏文人画？

文人画是一种精神追求

文人画，又称“士夫画”，萌芽于唐，兴盛于宋元。它并非指特定的身份，如限定为有知识的文人所画的画，而是具有文人气或是士夫气的画。中国艺术总是和哲学联系在一起，没有对哲学的了解，根本无法理解中国艺术，尤其是文人画反映的是一种价值，而不是形式。

中国哲学素有不立文字之说，文人画的出现既可表达人们所思所想，又可以克服知识理性的障碍、语言的遮蔽，不仅“可观”“可感”，更是“可思”，传达出生命的感受，有打动人的智慧，成为人们重视的一种思想表达方式。

苏轼对王维推崇备至，认为王维的艺术成就高于顾恺之。有观点认为，王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观点影响了文人画的发展，比如五代·南唐画家董源的江南山水作品《潇湘图》，即有一定的“文人气”。所谓“文人气”，是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、丰富的人文关怀、特别的生命感受的文人意识。

在这些文人画家看来，绘画不是涂抹形象的工具，而是表达追求生命意义的体验。尤其是中唐时期在道禅哲学影响下出现新的艺术思潮，一种重视人的内在体验的自省式艺术，逐渐跃上历史台面。

文人画不是只有山水画

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，文人画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产物，文人画就是人文画，是具有人文价值追求的绘画。文人画的根本特点，就是它的价值性。两宋以来，文人画发展又融进了理学心学的思想，成为一种具有深厚哲学背景的文化现象。

文人学士，在书法之外更有诗文的修养，作为他们精神创作的主要内容，促成了宋代文人非常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。尚意书风的“意”，首先就来自书画家个人的意趣，从苏轼、米芾的行书中，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显示个人意趣上，已经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了。所以，如填词赋诗一般，他们也常常在临池之际挥毫作画，作为“墨戏”。“墨戏”的题材，以竹石、山水为主，因为它们比较适合表现笔墨的效果。

文人画先是在山水中获得发展，但文人画并非独得于山水。八大山人的花鸟之作被视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突出代表，陈洪绶的人物画也是文人画的集大成者，甚至，佛教艺术中也渗入了文人意识，南宋以来的许多《罗汉图》，如周季常和林庭珪的《五百罗汉图》，以及海口市博物馆的藏品明代陈馆的《十八罗汉图》都有文人画的影响。

元代是文人画发展的重要转折期，元四家黄公望、吴镇、王蒙、倪瓒，以及赵孟頫、高克恭，完成了划时代的风格创造，并直接影响到明清时期的绘画传统。文人画发展到清代康乾时期达到极盛。此后随着国力的孱弱，文化的衰竭，文人画的思潮也几近消歇。

海南为什么缺少古画？

许多观众在参观海南省的博物馆时，都会诧异为什么博物馆中的古画收藏量那么少？海南省美术家协会顾问王家儒认为，中国画历史上各种流派的形成、发展及大师的诞生都在中原与江南地区。

虽然东坡曾在海南生活过，但他毕竟不是职业画家，像白玉蟾，虽然史书、画跋中记载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，但现代人只见过他的书法作品，并未见到他的画作。古代海南的画家不多，当然也没法创作出与之相对应的古画。

海南历史上没有收藏古画的传统与习惯，民众缺乏相关的收藏知识及爱好，“再加上海南的气候潮湿，不利于中国书画的收藏。”王家儒说。（徐晗溪）